

山路温暖

■ 警 豪 梁文博

家事

西北，一座寂静幽深的山岭中。一辆小客车载着军嫂刘艳和女儿晏子祎，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中缓缓前行。沿途，除了滚落的碎石，飘落的雪花，还有不断攀升的海拔。

刘艳的丈夫晏斌是这座山里一个哨所的军医。由于点位偏远，环境闭塞，哨所官兵的家属即使随军了也无法随队。结婚22年来，刘艳和晏斌一直两地分居。

“这个叫‘盘龙’弯，那个叫‘虎踞’岭，马上就下车的地方了……”刘艳向女儿介绍着。她是这条“探亲路”的常客，对每段路的名字都如数家珍。

不远处，早已等成“雪人”的晏斌朝车驶来的方向一个劲儿挥手。山路崎岖，上山的车只能开到哨所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，再往上走只能步行。每次刘艳上山，晏斌都会提前到这里等她，一如她第一次来哨所探亲时的情景。

1998年，刘艳经一位军嫂牵线，与晏斌成了“笔友”。彼此志趣相投，写信、盼信、收信、回信，成了那段时间里两人最快乐的事。一封封跨越千里的书信，不仅让两颗年轻火热的心渐渐靠近，也让刘艳萌生了去边防的念头。那次出发前，刘艳特地带了几包奶糖和饼干作为给哨所官兵的“见面礼”。

从四川老家到哨所，路程3300多公里。一路上，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满眼只剩下重重叠叠的大山。这些大山不仅挡住了刘艳的视野，似乎也挡住了她的希望，“这里这么苦，以后可怎么办？”

不知不觉，车已到站。“我是晏斌，你是刘艳，对吗？”由于之前一直以书信相通，两人拿着照片确认后相认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呀？你在这里等了多久啊？”看着晏斌那冻得黑红的脸庞和乌紫的嘴唇，刘艳非常惊讶。

“从收到你信的那天，我就算着日子了。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你，我就只能每天来这儿等了。”晏斌说完，抖了抖身上的雪，露出憨厚的笑容。

一路风雪，刘艳期待已久的哨所终于近在眼前：两栋小平房孤零零地矗立在群山之中，四周一片荒芜。虽然条件简陋，但为了这场难得的相见，晏斌和战友们做了不少准备。一进哨所，晏斌赶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热水袋和几个皱巴巴的苹果，那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招待室也被大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炊事班长忙前忙后给刘艳准备“大餐”。由于



左图：前不久，刘艳跟随丈夫晏斌去巡逻。出发前，她特意给丈夫整理防寒面罩。右图：巡逻分队抵达一处登高观察点，晏斌和女儿晏子祎登上哨楼进行观察。



冬储物资供应紧张，说是“大餐”，其实就是多炒了盘西红柿鸡蛋和青椒鸡蛋。

傍晚时分，刘艳把带来的礼物分发给官兵。战士们年纪都不大，因为长期在艰苦环境下生活，面容看起来比同龄人略显沧桑。他们收到礼物后，一个个脸上乐开了花。刘艳眼眶有些湿润。这个小小的哨所，虽然没有姹紫嫣红的浪漫，但这群可爱的人就是这里最美丽的风景。

刘艳动身回老家那天，又下起了雪，下山的路非常寂静。刘艳也把心悄悄地留在了这里。

第二年，刘艳和晏斌步入婚姻殿堂。为了让丈夫在边防安心服役，刘艳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，来到伊犁。每次上山，她都会给战士们带些生活必需品。在哨所，她经常跟着他们上山挑水。在山下，她也会帮着回不了家的官兵处理家事……山路崎岖难行，但爱让这条路有了幸福的味道。

这条“探亲路”走起来并不顺利。一次探亲，载着刘艳的车刚走到半山腰，暴雨突然袭来。大雨夹着冰雹将车顶砸得砰砰作响，山坡的碎石和黄土也混着水流直冲而下。司机立刻调头下山，但车刚走没多久便陷入了泥泞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雨势丝毫不减，泥石流随时有可能发生，四周又荒无人烟，刘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急促的呼喊声由远及近：“赶紧出来，我们来救你了！”只见晏斌和几名战士

带着工具、蹚着积水匆忙赶来救援。

事后，刘艳问晏斌如何知晓他们受困。晏斌说：“山里天气突变，你们又迟迟没上来，我预感可能遇到了麻烦，这次幸亏来得及……”听着晏斌轻描淡写的回答，刘艳知道他当时肯定非常着急，心里也不禁发酸。

山路无言，但爱从未随岁月的流逝变淡。女儿出生后，由于年纪小，加之山高路远，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不多。平日里，女儿晏子祎想爸爸了，刘艳就会给她看晏斌的照片。

一次，刘艳带着刚上幼儿园的晏子祎探亲，恰逢晏斌外出执勤。在哨所，指导员捏着晏子祎肉嘟嘟的脸蛋笑着问：“平常都是妈妈抱你，你爸爸在哪呀？”“我爸爸……我爸爸在挂历上。”原来，晏子祎对爸爸穿军装的照片很熟悉，导致她把哨所挂历上的军人图片错当成了晏斌。站在一旁的刘艳忍不住笑了。虽然晏斌不能经常回家，但彼此的包容理解，让她心里始终感到踏实满足。

春去秋来，这些跨越时间年轮的温暖情感，在这条寂静的山路里悄然生长。今年是刘艳和晏斌携手走过的第22个年头，也是女儿军校毕业的这一年。毕业后，晏子祎追随父亲脚步，来到新疆某部。前不久，晏子祎休假回家，提出和刘艳一起去探亲，并以战友的身份和父亲共同巡逻。

经连队党支部同意，刘艳母女俩跟

随晏斌所在的巡逻分队出发了。雪后的山林，寒风凛冽，途中大部分地方都是没过膝盖的积雪。

在攀越一处山坡时，晏子祎突然脚下踩空失去平衡。紧急关头，晏斌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她。

看着不断滚落的积雪和碎石，刘艳心里一阵后怕。在家的時候，晏斌经常会讲边防巡逻的一些故事，比如，有战友为了救牧民的羊群，失足掉进雪窝里。

有战士骑马上山，行至中途突降暴雪，马也不走了，他只能牵着马，蹚着齐膝的雪，走了10多公里山路……这一切，刘艳过去只当作故事听，没想到，自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队伍抵达任务终点。

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，边防有我在，祖国请放心！”站在界碑前，看着眼前的壮美边关，听着官兵的铿锵誓言，刘艳和女儿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
刘艳和女儿下山回家那天，又下起了大雪。

“快上车吧，外面冷，到家记得报个平安。”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刺破山谷。车窗内外，父女俩不约而同地抬起右手，互相敬礼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刘艳心里涌上一阵温暖。

山路上，刘艳凝眸远望，仿佛看到了天上翻卷着的雪花和一路蜿蜒的温暖。这是青春芳华的速写，也是坚定无悔的诠释。

受到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。

饭后，高进脱下那件一路当棉被、护佑他平安回国的军大衣，郑重地交给老乡，充当这顿饭的伙食费。老乡连连推辞：“你们志愿军出国作战，连命都能豁出去，我们老百姓管顿饭怎么能要饭钱呢？”说着，老乡把军大衣又盖到了高进身上。

爷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刻在心底。从此，那件血迹斑斑的军大衣，爷爷念念不忘。

爷爷在担架队时，曾多次请求火线入伍，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后来，爷爷又寄希望于我父亲，但我父亲眼睛近视，再次与“军大衣”失之交臂。于是，爷爷又将殷切期望寄托到我身上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就经常给我讲他所亲历的抗美援朝战场。一次生日，爷爷拿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为我买了一套海军童装。我穿着这套小军装，在同伴们面前威风了好一阵子。

高考时，我报考了军校。从军报国，是爷爷给我的一道必选题，我必须全力以赴去作答。

那年8月，我从凉风习习的鸭绿江畔，来到闷热的南京，一时还有诸多不适。周末与爷爷通话时，我随口提起新训的辛苦，爷爷便在电话那头严肃起来：“孩子，再苦能有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兵受冻挨饿苦吗？别的不说，单为你一年四季发的各式军装，你也要给我挺住了。好钢都要在烈火中炼，是我的孩子就要给我争口气。”

是啊，和平年代的军人，再苦再累，能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苦吗？

这些年，每当学习和工作中遇到挫折时，我都会及时与爷爷通话。爷爷的家常话里，总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，能随时为我解惑，促我奋进！

去年4月，我与同是军人的女友在驻地领了结婚证。今年“五一”，我们回老家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90岁的爷爷摸着我们崭新的军装礼服说：“看看这身军装多英俊、多威武，等将来你们有了孩子，让他们再穿军装！”

图片制作：贾国梁

军大衣

■ 赫 穆

家风

考上军校那年寒假，我从学校所在的城市南京回到老家丹东。家乡的寒潮让在学校基本闲置的军大衣，派上了大用场。

到家第二天，我迫不及待地穿着军大衣回乡去看爷爷。一进门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。我准备脱下军大衣，爷爷却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，按住我的手：“乖乖，先别脱大衣，敬个军礼，让爷爷看看。”我立正敬了个军礼。爷爷张开双臂抱住我：“我孙子成军人啦，我这辈子没白活！”

隔着厚厚的大衣，我还是能感受到爷爷那颗激动的心。那天，我原计划吃午饭就回城里，却禁不住爷爷一再挽留。他的理由让我实在不忍拒绝——他想盖着我的军大衣睡一晚，感受一回军大衣的“暖”。

当晚，爷爷生怕弄脏军大衣，特意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被，裹住军大衣的里子和领子。然后，他把自己的棉被放一旁，盖上了军大衣，躺在炕头渐入梦乡。那晚，爷爷不时传来“打”“杀”“拼”“隐蔽”等断断续续的梦呓。我猜他一定是在梦中又回到了长津湖战场。次日醒来，爷爷说他睡得很暖和。他还说，他梦到了那些被冻僵的烈士，是他们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，让我一定要学好本领，保家卫国。

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，年仅14岁的爷爷是支前担架队的成员。他亲眼见过很多战友身体被冻僵，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惨烈情景。在那个物资匮



去年10月，赫穆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爷爷赫崇德。爷爷挂上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，与他们合影留念。作者提供

乏的特殊年代，很多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，来不及等到棉衣配齐就奔赴战场。

一天，一位名叫高进的指导员腿部中弹，昏迷不醒，被分配到爷爷的担架上。高进的领导担心高进转移途中再遭冻伤，便果断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到高进身上，并叮嘱爷爷不论途中有多危险，都坚决不能丢下伤员；如果伤员途中牺牲了，也一定要将其抬到国内才算完成任务！爷爷和同伴当即拍胸脯表示，一定与伤员共存亡。

转移途中，爷爷和同伴时刻不忘叮嘱，无微不至地照顾高进：他们会不时地抓个雪球揉搓成水，滴进高进嘴里，滋润他的唇齿并刺激他早些苏醒；定

时给高进揉搓手脚，避免他被冻僵；把高进的胳膊放到大衣袖里，再用草绳系住袖口以避寒。爷爷还脱下自己的棉坎肩，盖住高进的脚……

在爷爷和同伴的悉心照料以及不停的呼唤中，高进在途中奇迹般地醒了。醒后的高进，机警地指挥爷爷和担架队成员夜行晓宿，成功躲过敌机轰炸。大家一路颠簸辗转，忍饥挨饿，终于在一个深夜回到丹东的一户老乡家歇脚。

老乡家尽管很穷，但还是拿出家里唯一一床棉被把伤员们安置到热炕上，并做了一大锅酸汤子给伤员和担架队成员暖胃充饥。那是爷爷入朝近一周里，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。他深切地感

那年那时

父亲曾经工作的部队，也是我现在的部队，前身是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一团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，被授予“阻击战英雄团”。

我打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，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。那时，我对当兵没太多概念，只知道父亲上过战场，打过仗。住在同一单元楼里还有一位被大家称作“英雄”的伯伯，叫安忠文，是父亲的战友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他就是著名的“滚雷英雄”。

安叔叔常年戴着墨镜，一位阿姨经常扶他到楼下晒太阳。有一次，突然下大雨，我匆忙中跑错楼层，进错了房间，恰巧看到他正在清洗假眼珠，吓得我哇哇大哭跑回家。后来，我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安叔叔的眼睛是在边境作战中受伤的。在战斗危急时刻，他毅然向前滚进，用身体引爆了地雷，给战友们开辟了胜利的通道，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。母亲还说，我父亲是炮兵，在战斗中同样非常英勇。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伟大。

我上小学后，父亲已经打完仗回到单位。偶尔参加战友聚会，他都会带上我。那些叔叔有的身体残缺；有的曾身中数枪，子弹还留在身体里；还有的满脸烧伤。他们讲述的故事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父亲在连队当指导员时，晚点名从不用花名册，对全连人员底数一口清，哪个战士有点“小情况”他都了如指掌。他平时最喜欢和有“问题”的战士拉家常、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上“补习班”。后来，6名战士如愿考上军校，他爱兵如子的事迹也因此被媒体报道。

随着父亲工作调动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换过好几所学校。由于不停地需要适应新环境，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还要经常住在单位，到了驻训时，更是几个月都见不到一面。后来，父亲从野战部队又调到军校，整天忙于教学，依然没空教我。初二时，我换了新学校，摸底考试考了年级倒数第二。老师找到父亲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以他现在的成绩，考上高中的几率很小。”父亲当时只对我说了句话：“考不上高中，就去当兵！”

这对我来说，非常意外。瞬间，未来可能的人生犹如幻灯片闪过我的脑海，何时当兵，何时结婚生子，我将过着和父亲一样的生活，把他的人生再走一遍……为了逃避当兵，后来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发奋读书，从年级倒数第二前进到年级前十，顺利考上高中。

我的高考分数比较理想，准备报自己比较喜欢的学校。在填报志愿时，父母强烈要求我报考军校或者国防生。我强烈抗议，但父母软硬兼施、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，最后我只好报了国防生。毕业分配时，我被分到父亲待过的城市，距离父亲的老部队很近。更巧的是，2013年底，我所在部队重新整编，我又回到了父亲的老单位。

入伍时，父亲曾告诉我两句话，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——“取兵一文，自己会不值一文”“朴实老实踏实干工作”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就是父亲老部队的精神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在部队一晃10多年过去了。父亲曾是个“神枪手”，“八一杠”十发十中；我不知是因为苦练还是有些天赋，步枪手枪我往往能5发命中50环。父亲当年作战，高地指哪打哪；我担任指导员时，从炮阵地指挥到自己单独操作，也能发发命中。父亲从事政治工作时，站起来能讲、坐下来能写，发表过不少文章；我现在也在从事基层政治工作，如今也基本能做到一口清、问不倒。

父亲从未到部队看过我，但父亲的足迹犹如一条充满光亮的路，一步步带着我前行。我想，每一代军人都是这样，传承着先辈留下来的精神，沿着先辈走过的路前进，担负起这一代革命军人的使命和责任。这样的传承，还要一直不变地走下去。

兑现爱的承诺

■ 伍海峰 周楚竣

两情相悦

周文是西藏昌都军分区的一名士官。使命在肩，他无法经常陪伴女友。每次和她约定要做的事，周文都会写在手机备忘录里。

“我一定要娶你”，是备忘录里加粗标红的一条。入伍那天，他向女友许下了这个承诺。

读大学时，他和女友相约一起从“校服”“学士服”走到“结婚礼服”，结果自己中途选择了“迷彩服”。女友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一连几天没理周文。

周文离开学校前往部队那天，女友将一头乌黑的长发剪成了“板寸”。送周文的路上，女友一直沉默不语。周文知道，她还在生气。出发在即，女友终于开口：“等我头发长了，你娶我可好？”期待已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周文无比激动，大声喊道：“我一定要娶你！”

入伍后，周文许下了一个爱的承诺。这些承诺，他一次次说出，却由于种种原因，总是迟迟未能兑现。

女友大学毕业那天，周文对她说：“就算我不能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我也一定会在视频里远远地陪着你！”然而，

父亲的足迹，我的路

■ 潘 阳

成为了我的座右铭——“取兵一文，自己会不值一文”“朴实老实踏实干工作”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就是父亲老部队的精神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在部队一晃10多年过去了。父亲曾是个“神枪手”，“八一杠”十发十中；我不知是因为苦练还是有些天赋，步枪手枪我往往能5发命中50环。父亲当年作战，高地指哪打哪；我担任指导员时，从炮阵地指挥到自己单独操作，也能发发命中。父亲从事政治工作时，站起来能讲、坐下来能写，发表过不少文章；我现在也在从事基层政治工作，如今也基本能做到一口清、问不倒。

父亲从未到部队看过我，但父亲的足迹犹如一条充满光亮的路，一步步带着我前行。我想，每一代军人都是这样，传承着先辈留下来的精神，沿着先辈走过的路前进，担负起这一代革命军人的使命和责任。这样的传承，还要一直不变地走下去。

那天临时有了巡逻任务，周文对女友又一次食言了。

巡逻路上，周文有些忐忑不安。老班长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不用担心，小娜是个懂事的女孩，她会理解你的。不然，你们分别时，她也不会剪掉长发为你送行。”

老班长的话，让周文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巡逻归来，周文顾不上换身干净衣服，立刻领到手机给女友打电话。刚开机，他就看到了几十条女友发来的消息。“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我挺失落，可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时，我告诉全校师生，当兵的男儿更懂真情，我因有你自豪！”“上次，你说巡逻路非常湿滑，经常摔倒，我给你买了护具和创可贴，已到收发室啦，记得查收！”……周文读完女友的消息，热泪盈眶。

“护具合身，伤口遇上可爱的创可贴，格外暖心！”周文开心地将“使用体会”发给女友。

时间总能教会人们成长。一次次爱的承诺，让女友理解了周文的不易，也深深体会到他的深情。今年5月，周文休年假探亲，与女友一同见了双方父母，并订下了婚期。归队后，他立刻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。这份爱的承诺，将在不久后兑现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rjrt@163.com